

## 開在回憶深處的花朵

✿ 林曉曦

花開花落，有其定數。即使再嬌艷奪目的花朵，也有其凋落於塵土的一刻。但我心靈深處卻綻放著這樣一朵花，純白、潔淨、孤高自芳，每當順手拈來，總會逸出淡淡馨香，經久不散，繚繞心頭。

那年，我十歲。

腦子裏開始對“婆婆”這個字眼有了印象，懂事了，便記住了這

位剛強的女性形象——我母親的母親。我當時對於婆婆的模糊記憶中，總是有一個特別的造型，她年花甲，頭髮斑白，可她總倔強地梳著長長的麻花辮，一甩頭，一條銀麻繩便大刺刺甩向後腦勺上；她七十多歲的人，目光卻銳利如鷹，盯著你，彷彿想要穿透你一樣，叫你不准再偷偷隱瞞甚麼事情，做針線活，照樣不戴老花鏡，把毛線往嘴唇抵一下，便神奇地能穿進那比螞蟻還小的針眼上。婆婆除了數十多年前抗日時留下的腳骨風濕，基本上和一個中年家庭婦女無異。每次去婆婆那邊一間大祖屋，打開門鎖，那陰暗的內裡傳來響亮的一句：“仔仔嗎？仔仔嗎？”回蕩在房屋四壁，震得人耳膜發痛，接著又是一陣急促的塑膠拖鞋拍打地聲，穿著紫黑色衣服的婆婆口叼著一條銀辮子，手抓兩個又紅又大的蘋果——那是家裏最好的蘋果，塞往我和弟弟的手中，口中還不停念叨著“很乖，很乖。”我們仰起頭，燈光中是她蠕動的嘴唇與閃光的眼睛。那時候還小，不懂得甚麼叫愛，只知道祖屋那邊永遠有人手拿著蘋果，等待著自己，唸著自己的名字。

那一年，我十一歲。

經過一年的歷煉，我長大了，婆婆被蹉跎歲月奪走了一年的時光。婆婆是順德人，也許天生就順“得”人，為人善良至極，左鄰右舍也接受過她的幫助，不是出錢出力的，只要是搜肝刮腸能找出一點能幫上忙的地方，就絕不會拒絕於門外。記得那年，媽媽告訴我：外婆的對面屋住的一位老奶奶，腳踝骨彎折了。婆婆從坊間聽聞“蜈蚣蛤蚧酒”能治這種病，就不顧自己年邁不便，就只知道晝夜不停四出奔波尋找那種酒，問醫院，問藥房，問街邊擺攤的“神醫”。我便和媽媽趁著那天雨天，想著婆婆應該留在家了，便撐著雨傘來到了祖屋門外，敲響了門，沒人應答，好生奇怪，只見一人影從母親身旁小胡同裏竄出，身穿紫黑色衣服，應該就是婆婆了。她右手緊抓著一瓶褐色液體的瓶頸部，雙腳不斷前後交錯著，小步走著很快，雙手也不停揮動，頭髮全被打濕了，正捋高了褲管向前拼命走著，嘴裏連帶叫著：“我找到了，找到了……”話未說出兩句，我和母親想去阻止已經太遲了，那時候祖屋前那條小巷是青石板路，石塊之間空隙都有一兩公分，加上此天雨路滑，婆婆向前奔走着，也沒注意腳下，拖鞋腳跟一下子卡在石格空隙間，她一個趔趄，整個人直直向前趴倒，婆婆小腿骨無比的痛苦，她手中摔出來的酒瓶在旁摔碎了，酒灑了一把，她側臥在地上，手捂著膝蓋，嘴裏還不停地咒罵：“該死的，可惜了這酒，可惜了……”我和媽媽馬上趕過去，撥打了救護車，把婆婆送往醫院，一照X光，結果是——小腿骨折了。注定婆婆以後的日子只能在床上度過。回家後，婆婆被母親所逼而只能窩在家裏床上，請了一個傭人照顧她。婆婆在床上自言自語道：“天也要我歇歇啦！”遂倒頭就睡了起來。那時候我還小，不懂甚麼叫付出，只知道有一個人會奔波勞命為另一個人尋找藥酒並因此摔倒骨折，最後在床上自嘆著：“該讓自己歇歇了……”

那一年，我十二歲。

心理和生理都已步趨成熟，我卻迎來了一生中最悲痛的事情——婆婆去世了。這一切像是一氣呵成，又像是突如其來，前幾天還叫嚷著吩咐人削個蘋果給我，今天已瀕臨病危的邊緣了。那時我們還在澳門，接到消息，便由父親開汽車連夜趕回去，



濠江中學初二林曉曦同學





我還不清楚是甚麼事情，見母親抓着電話，痛哭流涕，大叫着：“叫媽媽再等等我啊！”我在旁也明白了，跟着母親哭成淚人，車上盡是悲痛欲絕的氣氛。趕回去了，衝進祖屋裏，數十人圍着床上的婆婆，男的眼泛着淚光，強忍着沒落下，女的小的早已哭得死去活來，沒力氣了，只能在旁紅着眼抽泣。床上，婆婆微微眯着雙眼，聽見有人來的聲音，忙用力地想看清楚。“讓開，婆婆平時最疼仔仔兩個的了，讓他們進去！”大舅父叫道，我和弟弟忙擠着進去。婆婆此時重新扎了麻花辮，只是眼沒了平日的精明，此刻想睜開只能是勉強；嘴唇蒼白，臉色蠟黃，看不出一絲血色，我在澳門一段時間，沒想到婆婆瘦了許多，支撐着紫黑色衣服的，只剩下一副骨架。婆婆見我們兩個，掙扎着微微挪了挪手，指着桌上的一盤子蘋果。我和弟弟連忙拿了每人一個，當着婆婆的面前，一口一口大大地咬了下去，婆婆見狀，環顧了四周，是自己的兒女，終於輕輕合上眼，眼角擠出一滴淚。剎那間，我的眼淚頓時決堤，淚珠滾進了口腔裏，和着身旁哭天搶地的叫聲，和着蘋果，和着婆婆生前的一切回憶……此時我真正明白，婆婆一生在追求的是親情、善良，並不顧自身地為他人付出。



在我記憶中的可敬的婆婆，就只有僅僅的三年時間，可這三年記憶，卻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，迫使自己去找自己的不足，並讓我看到別人身上的閃光點，不在於有否一個偉大、跌宕起伏的人生，而在於如何在短短有限的人生內做有價值的事。但婆婆的這些回憶，給予我的更多是一股多愁善感的情緒，並如曇花一現般卻又永恒地定格在我心中。